

作家专栏

汝南梁祝墓及传说

□ 龚斌

最近有事到河南驻马店,问黄淮学院的朋友:周边有何胜迹,可发思古之幽情?学院的朱老师说,河南遍布古迹,驻马店附近就有上蔡古国李斯墓、正阳黄叔度墓、汝南县城北的天中山……是否今天先去看看梁祝墓?

哦,这里怎么有梁祝墓?我一直以为梁祝故事起源于浙东,则梁祝墓也必在彼地,从来不知中原还有梁祝墓。惭愧之余,不觉大感兴趣。

遂驱车从驻马店出发,一直往东约四十公里,来到汝南县一个名叫马乡的村庄。从公路转进去,迎面一座高大的石牌坊,上书“梁祝故里”四字。过了石牌坊往东不远,一条南北向的石板路,路旁标牌上写着“京汉古道”。往北望,又是一座石牌坊,四根石柱,中间两根之间的上方石板上丹书“梁祝公园”四字。

慢慢向北走,见右侧一个很大的亭子,檐角飞翘,内面的靠椅上坐着几个游客。观览四周,公园占地几十亩,散落着新建的长廊和房屋,到处菊花盛开。游人寥寥,整个公园年轻而空荡。

梁祝公园里唯一的古物,是梁山伯墓与祝英台墓。梁墓在古道的西边,祝墓在东边,隔道相望。两座墓形制相同,垒土为堆,呈覆盆形,高三四米,周长目测三四十米,围以半米多高的护栏。墓上长满青草。墓前立新石碑,高约二米,分别书“西晋梁山伯之墓”“西晋祝英台之墓”。陪我的朱老师说,十几年前他来这里,只有两座孤零零的土坟,坟上的羊啃着青草。

西晋至今已有一千七百多年了,如此漫长的岁月,梁祝的坟墓能保存

至今,真是奇迹。质疑它们是否真实,那是十分自然的事。于是,我问朱老师:“当地的地方志上有无梁祝故里的记载?有没有旧碑?”朱老师说,地理志和历史文献都没有梁祝墓的记载。据说发现断碑,后来不知所终。朱老师对梁祝故里,向我详细介绍梁祝故里的由来,并对梁祝传说发表了看法。

据当地故老相传,梁山伯住汝南和孝镇的梁岗,祝英台住马乡镇朱董庄,马文才住三桥乡马庄。梁祝结拜地曹桥,现在归属汝南和孝镇,村民几乎都姓曹。当年梁祝在此撮土为香,结拜为兄弟,故名“曹桥结拜”,流传中变成“草桥结拜”。朱董庄相传是祝英台的家乡,村民都姓朱,原名朱庄。上世纪五十年代,为防洪建造宿鸭湖,朱庄迁来很多董姓居民,故朱庄改名“朱董庄”。祝英台原名“朱英台”,“祝”“朱”音相同,流传中变成“祝英台”。梁祝读书的红罗山书院,离梁祝的家,正好都是十八里,故有“十八相送”的情节……

汝南梁祝双墓,以及朱老师有关梁祝故里的地名的介绍,极大地颠覆了我对梁祝故事的固有认识。从汝南回来后,查阅有关梁祝传说的文献以及近人的研究情况,发现梁祝故里的

问题相当复杂,体现出民间故事传说的某些规律性的东西。

现知梁祝故事可靠的记载,最早是唐初梁载言《十道四番志》说:“义妇祝英台与梁山伯同家,即其事也。”又说:“善权山南,上有石刻曰‘祝英台读书处’。”善权山,即善卷山,在江苏宜兴。到了晚唐,张读《宣室志》说:“英台,上虞祝氏女,伪为男装游学,与会稽梁山伯者同肄业。山伯,字处仁。祝先归,二年,山伯访之,方知其为女子,怅然如有所失。告其父母求聘,而祝已字马氏子矣。山伯后为鄞令(今宁波),病死,葬鄞城西。祝适马氏,舟过墓所,风涛不能进,问知山伯墓,祝登号恸,地忽开裂陷,祝氏遂并埋焉。晋丞相谢安表其墓曰义妇冢。”《宣室志》记梁祝故事,缠绵曲折,足称爱情的绝唱。后世许多描写梁祝爱情的文艺作品,都以《宣室志》为蓝本,以为梁祝故事起源于浙东。

到了明代,有关梁祝的文献多起来了。其中,徐树丕《识小录》记载梁祝故事最详。徐氏在唐《宣室志》的基础上,又增饰梁山伯死后“显灵异助战伐”,“有司立庙于鄞县,庙前桔二株合抱,有花蝴蝶,桔蠹所化也,妇孺以梁称之。按,梁祝事异矣。”所谓“梁祝事异”,指梁祝故事又增饰了梁山伯死后显灵异和二棵桔树连理,并化为蝴蝶的神异之事。梁祝故事由最早的合葬,经后代不断踵事增华,情节愈加曲折而有趣。这正是民间传说演变的普遍规律。

徐树丕《识小录》叙述了梁祝故事的增饰之后,说:“《金楼子》及《会稽志》皆载之。”《会稽志》散佚,而梁元帝萧绎的《金楼子》尚存。但今本《金楼

子》中,没有梁祝故事。原因是今本《金楼子》不是原本,而是从《永乐大典》中辑佚编成。《四库总目提要》指出:《金楼子》在宋代尚不阙失,“知明初渐已湮晦,明季遂竟散亡”。徐树丕看到的《金楼子》,里边还记载着梁祝故事。而萧绎年代距东晋谢安时,不足二百年。如此看来,最早记录梁祝故事的文献,应该是《金楼子》。

然而,终极的问题仍然无法回避:梁祝故事究竟起源于浙江宁波,还是汝南的马乡?时间在西晋,还是东晋?若以文献的记载判断,起源于“宁波说”胜于起源于“汝南说”,原因是后者终究缺少文献的证据。但“汝南说”自有它的几个有力的依据:

一,据出土的墓砖,梁祝双墓为晋代之物。西晋末年,八王之乱,汝南郡战火遍地。接着五胡乱华,北方的衣冠之族纷纷渡江,迁徙江南。故称梁祝双墓为西晋之物,应该是符合历史发展的逻辑的。二,梁祝故事同汝南马乡及附近的地名大多对应和吻合。这种情况,不论“浙江宁波说”,还是“江苏宜兴说”“山东济宁说”,都不能以之相比。三,萧绎《金楼子》、张读《宣室志》、徐树丕《识小录》,都说祝英台过梁山伯墓,痛彻号恸,墓忽自开,祝投墓并埋,墓又复合。此事显属神怪而不可信。梁祝并非夫妇,合葬也不合礼仪。而汝南梁祝双墓,有合理性。四,梁祝故事流传极为广泛,山西、陕西、甘肃、河北、山东、安徽、江苏、浙江,皆有梁祝故事。西晋汝南郡地处天下之中,多名门望族,文化繁荣,商贾辐集。梁祝故事由此向四方传播,也合乎情理。五,前辈学者冯沅君,上世纪三十年代就已提出梁祝故事起源于河南说:“梁祝传说以河南为中心,渐次向风物圈周扩张。”本世纪初以来,河南的一些文化学者、地方志专家,通过调查、考证梁祝故事涉及的梁姓、祝姓、马姓早期的所在地,以及后来的迁徙踪迹,证明上虞祝氏先祖出于河南陈留,本非吴越之民。梁祝故事因永嘉之乱迁徙的移民,流播各地。

中国四大民间传说(孟姜女、牛郎织女、梁祝、白蛇传),梁祝故事流传最广,几乎家喻户晓,影响早已超越国界,被誉为东方的《罗密欧与朱丽叶》。对于大多数民众来说,不必非要了解梁祝故里究竟在何处这样的问题。不过,如果经过留有梁祝文化遗存的地方,稍为驻足,想象那个流传千古的凄美独绝的故事,实在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即使没有行走的愿望与机会,聆听何占豪、陈钢创作的《梁祝小提琴协奏曲》,犹闻天外来音,陶醉在缠绵悱恻、如泣如诉的旋律之中,为古代一对青年男女圣洁的爱情感动不已。这岂不是一种至高的情感熏陶?一种美妙无比的艺术享受?

作者手记:本文写作过程中,参考河南黄淮学院王珍珍毕业论文《梁祝传说起源于汝南》。指导教师:朱占青教授。2015年5月。

人生是个圆

□ 北风

人的一生,大约就是走了一个圆,而且如我在《回到怀里》一文所说,就是人的生命的后期,往往然又要回到刚刚来到这个世界上时的那种懵懂状态,甚至会像婴儿那样要人喂食,要人怀抱。

人生这一个圆,其实是由一天又一天、一月又一月、一年又一年这样的小圆组成的。太阳出来了,后来落山了,后来又出来了,一个小小的圆就这样圆成了。一月、一年,也是如此轮回着转圆儿。

人生这个圆,我们都期望它直径转得大一点,就是一年又一年这样的圆儿,尽量要不知疲倦也不知满足地转,尽量要少有损耗地转,尽量要“骨碌碌、骨碌碌”不停歇。这样的圆,看起来是人的身体在转,其实是天在转,命在转,另外是人的悟性和智慧也在转。转这样的圆,人人都不要全把任务交给上帝和天

命,而是自己的生命自己也要作一些主张,作一些安排。这是发挥生命历程中的主观能动性。

人生这个圆,我们还都期望它转得圆润些。走平常路线,可能同时也就走了一条圆润的路线。平平常常的道路,其实也就是平平坦坦的道路,会少了许多坎坷和荆棘。或许也有人志存高远,那么其中的曲折本身就是另一种的圆润,另一样的境界。要紧的是,每个人自己要懂得规矩,兵来将挡,水来土掩,那么生命的车轮还是在圆地、骨碌碌地转。

送每一个朋友一个生命的大大的、圆圆的圆儿。



桃园巡飞
(国画) 陈其荣



海风轻吹 (版画) 顾捷

心香一束

鸟友

□ 汤雄

老张退休后,因爱养鸟,加入了一个名为“鸟友”的微信群,有三四十多号鸟友呢。尽管都是同好,但百人百心,鸟友中真正能说到一起的,不多。两年下来,老张就和群中一网名“普爱众生”的人成了志趣相投的真正的鸟友。

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这老话,精准。

由于无论是鸟的饲料还是洗澡、调教或是婚配、疾病的预防与治疗,他俩的理念总是那么与众不同,有着惊人的一致,所以很快他俩就相互交了好友,离开了集体,成为了私聊,往往一聊就是半天。

于是,两年过去,他们的话题也宽泛了起来,上到天文地理,下到鸡毛蒜皮;大到世界风云,小到家长里短,都可以成为他们相互交流的内容。

这天下午,老张午睡起来,正与以往一样打开手机,与“普爱众生”就养鸟的某个问题兴致勃勃地聊得投入,忽听门铃响,一问是送快递的。无奈,老张为了尽快与对方继续聊,就穿了一条短裤和一双拖鞋,给“普爱众生”留了句“稍候”,便以百米冲刺的速度出了家门,奔到了楼下。

戏剧性的一幕就在他取了包裹又三步并作两步奔回楼上时的时候发生了:不早不迟,也不知从哪刮来阵风,“嘭”一下,就把老张的防盗门给恶作剧地碰上了。这下老张傻眼了:出门时只拿了私章与身份证,忘了拿钥匙,就连连睡着了才脱手的手机也没有拿!而这天偏巧夫人去参加“同学会”了,得傍晚才回家,这下可怎么进屋呢?

老张就这样几近全裸地站在楼道里总不成体统,让认识的人见了发笑,让不认识的人见了引发猜疑:这老头是不是神经有病?一时上,老张顿时如坐针毡,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双臂抱胸,哭笑不得地在家门前原地直打转,没了主张。

这时候,他多么希望对门邻居能借他电话,让他马上命令夫人火速回家救驾呀!

但这仅是他美好的愿望:他知道,往常对邻的年轻人上班后,大白天就一和他年龄差不多的老太。那老太长相好记,因五官排列比较分散,再加上两道眉毛明显呈倒八字,乍一看,就像吃了一惊的样子,所以老张背地里给她起了个“吃一吓”的绰号。老张和“吃一吓”虽说对邻而

居已有多多年,平时也抬头不见低头见,但双方从没搭过一声半句话。这不能怪老张不主动,也不能怨“吃一吓”不热情:随着社会城镇化高度发展,人际交往和人际关系变得平淡冷漠,人人都抱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想法,甚至相互警惕提防,别说住在同一个社区了,纵然邻居之间相隔不过一道墙、一扇门,却像隔了一个世界,成了最熟悉的陌生人,钢筋混凝土的住宅隔断毗邻而居的欢乐,成了常事。所以老张几次想敲响对邻的门铃,终没这个勇气。

正犹豫,忽然,“吱呀”一声,对门竟然开了。原来,“吃一吓”是打算去楼下扔垃圾的,她见到突然变成跳水运动员一般的对邻,本是“吃一吓”的脸立即变成了“吃一惊”,略一愣怔后她居然不敢再踏出家门,而是随手就把那袋垃圾往门外一放,就急忙缩回身子,“嘭”的一声紧紧地关上了家门。

老张的一厢情愿顷刻破灭!

时间一分一秒过去,眼看都快到各家各户在外的人们回家的时候了,为了不让这丑出得更大,不成为左邻右舍日后的笑柄谈资,老张硬着头皮敲响了对邻的门铃。

这时,估计“吃一吓”透过猫儿眼,也对老张的这般狼狈有了八九分的明白,所以她立即一手按住嘴巴,一手慷慨地递上了手机……

老张向夫人下达了紧急电话召回令,再向“吃一吓”千恩万谢后,终于及时回到了自己的家中。

老张回到家中的第一件事,就是拿起手机,他要向等急了的“普爱众生”作一解释。

可是对方肯定已等不及了,处于了人机分离状态。

以往他们沟通聊天,都是文字消息,从没用过视频聊天。今天情况特殊,老张决定视频,当面赔礼道歉。

一阵音乐铃声后,“视频”接通了,“普爱众生”的面容出现在屏幕上。

视频接通的瞬间,老张大惊失色,差点把手机扔掉:面前的“普爱众生”不是别人,居然是“吃一吓”!

“鸟友您好呀!”旋即传来了“吃一吓”热情洋溢的问好声,“聊了两年了,我们还是第一次见面哪!”

老张哪敢见面?连回答一声的勇气也没有!他只是急忙手忙脚乱地关闭了刚点开的屏幕……

当晚,老张就把“普爱众生”给悄悄地拉黑了。